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書經四

宋文公先生集卷之十
注疏文獻公集卷之十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六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不則如字或作劓非近附近之近

周公以王

命誥

稱成王命告令之

作多士多士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

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傳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爲洛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曰經云迪簡在士殷遺多士皆非在官謂之頑民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爲王官以爲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士者在官之摠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經云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爲遷鄰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鄰鄘鄰在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爲士其名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疏

惟三月至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卽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傳周公至衆士。正義曰以洛誥之

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卽政此篇繼三居洛之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後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弔音的旻天上閔中反仁覆愍下謂之

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反喪息浪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言我有周受天佑助

致

言我故得奉天明威

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王黜殷命終周於帝王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天佑我故汝衆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弋徐音翼馬本作翼義同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其敢求位

惟天不與言無堅固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治直吏反畀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效。爲于僞反畏如字一音威

疏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衆士汝殷家道教不至

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爲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衆士

來爲我臣由天助我表得爲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爲已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

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爲我故我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效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喻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殷亡之事稱王命以

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遺餘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下文皆是順之辭。傳稱王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弔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名獨言旻天者旻愍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

奉上天之命殺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爲王者之誅罰勅訓正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天祐至天命。正義曰肆

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碎無所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立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

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

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天下

下至戒以譴告之。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能用天戒大爲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時夏絕句馬****惟時天罔**以時字絕句嚮許亮反洪音逸又作僧注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

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乃命爾先祖成湯**

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治四方。甸徒遍反。

疏

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洪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喻之我聞人有

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爲善是天歸罰於是夏家不背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爲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譬之。傳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修德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素而不佑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明德恤祀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

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

德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後嗣王紂大無明于天道行昏

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惟是紂惡天不安之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詠。喪息浪反。

惟天不畀不明厥

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言皆有聞亂之辭

疏

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湯革夏又說後世皆賢至紂始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入爲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於天天猶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家之事乎

乃復大淫過其決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民爲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之
所爲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
邦國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傳自帝
至社稷。正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
帝乙以上非無僻王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
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念齊敬奉其祭
祀言能保宗廟社稷爲天下之主以見紂不恭敬故喪亡之。傳湯既至德澤。正義曰帝乙已
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
不配天布其德澤於民爲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德也。傳言紂至亂甚。正義曰淫
泆俱訓爲過言紂大過其愆過無顧於天言其縱心爲惡不畏天也無能明民爲敬言其多行虐
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祗共蒙上罔文故傳再言
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紂不明其德故天
喪之因卽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爲天所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聞於
天乃爲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上天不罰無辜紂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
既滅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爲天所立汝等殷士安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

割殷告勅于帝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柴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

家我適

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佗惟汝殷王家已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

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

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

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疏

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又稱王順而言曰汝殷衆士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

天我受天命已滅殷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道周不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爲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傳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

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爲神而勤奉事之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令我周使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桀於牧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師以正行故爲告正武成正告功成成功無害即是不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亦至念法爲大惡上天命我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敢往誅紂以紂既

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汝未達德義非我一人奉

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

殷改夏王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

官言見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

任用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

義曰又言曰我以道告汝衆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耳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

汝我之徙汝非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

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怨汝既來遷當爲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

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往又有言曰夏之諸臣蹈道者大

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任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

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任用之我惟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

我有罪是惟天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道至誨汝。正義曰獻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辨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爲居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庚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爲其有德見用言我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

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爲我之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爲殷之舊都言未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天命。正義曰傳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非我罪咎是惟天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于大降爾四國民命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

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逃比事臣我宗多遜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

疏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士爲順道。逃他力反比毗志反注同遠于萬反。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國民

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爲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宗周多爲順道翼汝相教爲善永不

爲惡也。傳昔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

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卽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

君不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傳四國至順道。正義曰王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逃俱訓爲遠今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

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惡俗遠也此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子惟不爾

殺子惟時命有申汝故惟是教命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子惟四方罔

攸賓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賓如字徐音賓馬云却也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非但待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爲順事爾乃尚有爾士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爲順事乃庶幾

安汝故事止居爾克敬天惟畀矜爾汝能敬行順事則爲爾不克敬爾不啻以反所生誘之

不有爾士子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帝始歧反徐本作超

音同下
篇放此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

爲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則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
疏
王曰告

○正義曰王又言曰告汝殷之多土所以遠徙汝者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爲我惟以待四方無所賓外亦惟爲汝衆士所當服行

臣事我宗周多爲順事故也汝若多爲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啻不得還汝

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爲我當聽汝還歸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敬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

善矣○傳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離本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

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言汝衆士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居
疏
王曰又至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之○傳言汝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我勿

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注云或之言有此亦或爲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辭非王語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前事未終

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
無逸
成王卽疎恐其逸豫本以所戒名篇
疏
傳中人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爲非下愚

戒之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以爲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傳成王至名篇○正

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夷皆是成王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卽政周公恐其遠豫故戒之使無逸卽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

其無逸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

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勤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

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力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疏

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無所聞知諺魚戰反周公至問

然後乃謀爲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爲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

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傳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意重其事故歎

而爲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威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者言其

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急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君

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

子處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傳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

爲寒耕熱耘沾體塗足是稼穡爲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

家給人足乃得思慮不勞是爲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

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句言君子當無逸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與形盤于遊畋

形之逸也無爲而泊心之逸也君子無形逸而有心逸既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傳視

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勤勞苦艱難勞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

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聞知正義曰上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

子者小人謂無知之人亦是賤者之稱躬爲稼穡是賤者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卽

上所視之小人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乃爲逸豫遊戲乃爲叛諺不

恭已是欺誕父母矣若不欺誕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罪之深也論語曰

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誕不恭之貌昔訓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爲古老之人詩云召彼故老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

大戊也殷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

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言太戊嚴恪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反注同馬作儼**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肆

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畏之故疏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

○正義曰中宗廟號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中世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儼恪故引

恪配嚴鄭立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丁其父

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卽王位則小

言言孝行孝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嘉靖**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善謀殷國至于小大之政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疏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

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武丁其至

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是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

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傳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

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

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全自安。正義曰鄭立云其不言之時時有

所言之則羣臣皆和諧鄭立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為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

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忘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為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為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久為小人作其即

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齔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

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

惇獨。惇求營反字又作煥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甲初遭祖喪所言行不

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疏義惟亦為王久為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桐起其即王之位於

是知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齔寡惇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

三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傳湯孫至之桐。正義曰以文在高宗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

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言其廢而復興

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

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為小人之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

崩弟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殷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

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

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賈武丁而誣祖甲也。傳在桐至

惇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之遷

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

起即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依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齔惇獨齔寡之類

尤可憐愍故特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高宗

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

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

後故祖甲在太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

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

祖未必祖其功

而存其廟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

從是三王各承其後而生則逸不知稼

生則逸不知稼

稽之艱難

言與小人之下同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

樂音洛

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亦無有能壽考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

年或四三年

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疏自時至三年。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

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十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則從而為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十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王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長敬天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

文王卑服即康功

田功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本作俾使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故民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鮮息淺反注同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

萬民

從朝至日昃不暇食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昃音側本亦作仄昃田節反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

供

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即位時年四十

疏

周公至七年。正義曰殷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大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述從此起也文王又卑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政恭民之故故小民安之又加思惠於鮮乏鰥寡之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昃尚不遑暇食用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遊戲畋獵以已爲衆國所取法惟當正身行已以供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爲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

大王至父祖。正義曰大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而須詳言之者此二王之下

鮮無所結陳此不爲無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也是以傳詳言也解其言此之意以義自抑

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不爲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

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急故

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之人。正義曰微懿皆訓爲美微柔懿恭此是施人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微柔配懷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配保以美政

恭民故民安之微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寡之人也。傳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具亦名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具並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爲民故言咸咸訓皆也。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文王思爲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爲西伯政當爲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順時蒐狩不爲取樂故不敢非時畋獵以爲樂耳。傳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故爲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爲中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也經言受命者鄭立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

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所以無敢過於觀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

無皇曰

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虔反夫音扶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紂以酒爲凶謂之酗酒

爲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反

疏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者

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王當正已身以供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無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爲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以敬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營於酒德哉殷紂藉酒爲凶以酒爲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爲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傳所以至之故。正義曰傳意訓淫爲過鄭立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

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
遊謂遊蕩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
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傳無敢至過矣。正義曰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
而為辭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
教民教民當恪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
也。傳以酒至如之。正義曰酏從酉以酉為聲是酏為酒之名故以酒為酏謂之酏酏是飲
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酏酒為德飲酒為殃
心以凶酒為已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

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歎古之君臣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

民無或胥譴張為幻

譴張誑也君臣

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

大

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

詛祝

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言皆患其上。詛側助反祝之又反

疏周公至詛祝。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

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
誑欺為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
小大之事無不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祝之
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傳歎古至義方。正義曰此章二事
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與故知兼有
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方也
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順以美政也。傳譴張至惑也。正義曰譴張誑
也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
惑者幻即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傳此其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
惡事如此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好聽邪佞知此則訓之者是邪佞之人
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
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
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教
為惡故不言胥也。傳以君至其土。正義曰君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

起故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詛祝言皆患土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厥愆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告之

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修善政○晉力智反**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禍則日我過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疏**周公至含怒○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迷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二者之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以罪

彼人乃欲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傳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暇言寬暇自敬王肅本皇作況況滋益用敬德也

○傳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己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

是怨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此厥**

不聽人乃或請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

之○憾**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綽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

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罪則天下同怨**疏**此厥至厥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

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惑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綽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殺無辜罰殺欲以

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禍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勿學此也○傳則如至含怒○正義曰君人者察獄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察虛實也不寬綽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視此亂罰之禍以為

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

君夷第十八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傳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有馬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

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夷君夷

尊之曰君夷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說音悅夷始亦反

疏

召公至君夷。正義曰成王即

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賞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夷之篇也周官篇云立太師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爲保爲師亦爲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傳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爲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畱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畱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畱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畱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夷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幻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夷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畱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爲說爾鄭立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傳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爲君夷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夷是其名君非名也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夷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夷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夷以告之故以君夷名篇

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

言殷道不至故天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弔音的

弗弔

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

廢興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誠所以國也。棐音匪忱市林反